

大地上的论语 ■重走孔子之路⑨

入周问礼乐 老子故宅论道

在学生南官敬叔帮助下，孔子得以上达天听，鲁昭公专门赏赐了车乘一辆、马两匹，并派遣一名童仆侍从，命南官敬叔与孔子同行，到洛邑游学。这一年是公元前518年，孔子33岁。

公元2018年，沿着孔子的足迹，我来到了河南洛阳。洛阳不仅是东周王城，而且还是十三朝古都，文物古迹、历史典故俯拾皆是，遥远的东周文化反倒有些落寞了。

东关大街是洛阳老城里面一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巷，在这里，有块问礼碑与孔子有关。碑面上阴文刻着“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”九个大字，立于清雍正五年（公元1727年），是当时河南府尹张汉与洛阳县令郭朝鼎所立。

石碑临近东关大街，不远处就是马路集市，熙熙攘攘，若不是有洛阳市道教协会秘书长王洪涛的指引，怕是从跟前路过也不会注意到。街上的民居大多是近几十年翻建的，置身于此，很难想象出孔子当年来的环境状况。

在王洪涛带领下，走街串巷，又找到了老子故宅。这里离问礼碑只有3华里，如今是洛阳市24中家属院。据说老子从少年时入周到70多岁时西出函谷关，在洛阳生活了半个多世纪，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一带度过的。

老子故宅昔日的规模很大，后来又建起书院、做过学校，始终跟“文化”二字沾边。当然，故宅中最有文化的一件事，还是非孔子与老子相见莫属。老子年长孔子几十岁，学识渊博，孔子早就久仰其名，来到洛邑，他最想见的人就是老子，两人确实也很有共同语言。

虽然老子故宅仅存一间正房，而且经过翻修，但当我走进去，踏上这片土地时，还是感到兴奋，我想当年孔子也会有和我相似的心情吧。如今的老子故宅已经打造成一处弘扬老子文化的场所，王洪涛是这里的负责人，每次有客人来探访，他总是很热情地接待大家，给大家讲解老子故宅的故事。

近年来，王洪涛一直致力于老子故宅的保护和开发。在他看来，老子故宅是宝贵的文化遗产，它体现了老子对天地人如何和谐相处的辩证认识观及方法论。“老子在这里酝酿了对‘道’的基本思考，与孔子进行了哲学对话，老子故宅背后代表着两千多年前我国文化发展的高度。”

谈及孔子见老子，王洪涛表示，“入周问礼乐”正是孔子当年洛邑之行的目的。据介绍，长期生活在洛邑的老子不仅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，而且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礼学大家。老子长期担任周王朝的“藏室史”，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、档案馆馆长一类的职务，掌握着大量的典籍文献和王室起居材料。“由于工作职责的原因，老子对周朝的礼乐制度非常熟悉，因此好学的孔子很期待向老子请教礼乐话题。”

这次学术考察极大扩展了孔子的眼界，老子的言论给了他很多启发。虽然年龄有代际差距，但是在他们的骨子深处，有着对礼崩乐坏、物欲横流的不满与愤慨，有着平治天下的共同理想，因此交流很深刻。

“在‘礼’的基础之上，老子通过研究历史发展规律，率先提出了‘道’的概念。从文献记载看，在交流过程中，老子向孔子介绍了‘道’。”王洪涛指出，孔子的《论语》中“道”字出现了89次，比老子的《道德经》还多，虽然两人对“道”的理解有所不同，但无疑可以看出老子给孔子带来了启发。

王洪涛介绍，孔子到洛邑后，不但向老子请教周朝的礼制，还向周大夫苾弘学习了贵族的音乐，并游览了王城的殿堂庙宇。通过访问和考察，孔子对制定周王朝礼乐制度的周公很敬佩，并对礼的内核有了全新的认识。

看着故宅内古色古香的陈列，望着墙上“道法自然”四字，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了许多孔子与老子对话的场景。何谓礼，何谓道？一人敏而好学，一人乐于分享，孔子与老子亦师亦友，此间之乐，怕是乐不思“鲁”了吧。

只是，有些遗憾，老子故宅的保存状况并不算好。故宅藏在一条小巷里，城市建设的步伐一路逼近，这里只剩下最后一间正殿。老子故宅有太多故事，这里是河洛文化的根，应该留住。



洛阳白马寺

“若问古今兴废事，请君只看洛阳城。”自周朝开始，汉魏、隋唐等多个重要王朝先后定都洛阳，1500多年的定都史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众多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孔子在33岁时，曾离开老家，专程到周都洛阳向老子问礼。这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山东青年，离开自己的老家，到首都去“游学”了。

问道 洛阳

□文/片 本报记者 张九龙



洛阳城内的孔子问礼碑



老子故宅

忆周公定鼎 周礼古风洛阳存

孔子崇礼，这是因为他生活的鲁国乃周公家族的封地，而周公正是制礼作乐第一人。可以想象，孔子对周公是多么崇拜，对集礼乐之大成的东周王城洛邑是多么向往。

全国存留纪念周公的庙宇有十多座，最为著名的是陕西岐山周公庙、河南洛阳周公庙和山东曲阜周公庙。现存的洛阳周公庙始建于隋末唐初，有着浓厚的文化内涵。

周公规划建设了洛邑城，是洛阳这座城市的创立者和奠基人，因此洛阳人对周公和周公庙有着特殊的感情。洛阳周公庙地处洛阳老城西关，道路由宽变窄，所有的车辆到了这里都要拐个弯，好像是刻意在给周公致敬一般。

尽管到达周公庙时已经临近闭馆时间，但是来此参观的人依然不少。门口道路有个奇特的名字，叫作“定鼎路”，为此，我特意咨询了周公庙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解员。原来，洛阳当地传说武王伐纣后，要把象征王权的九鼎从商都朝歌搬到周朝国都镐京（今陕西西安），结果拉到洛阳一带时死活拉不动了。

见此情景，周朝便把九鼎留在了洛阳，并在周公主持下，举行了定鼎大典。后来，人们为了纪念周公，就兴

建了这座殿宇辉煌的周公庙，庙里的大殿叫作“定鼎堂”，庙前的道路则取名为“定鼎路”。

周公庙坐北面南，有定鼎堂、礼乐堂、先祖堂等主要建筑，是洛阳市区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明清建筑群之一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东、西廊房现在是《周公史迹陈列》展室，对牧野之战、辅佐成王、东征平乱、分封诸侯、营建洛邑、制礼作乐等周公一生的大事件进行了集中展示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洛阳周公庙虽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又置身于旅游城市的繁华地段，但却完全免费向社会开放，只要刷下身份证就可以自助进入参观。与此同时，洛阳的文保志愿者队伍素质也很高，他们会主动上前为你答疑解惑，并给予热情、专业的讲解。

时隔那么久，制礼作乐之地至今礼仪昌明，看到这里，我忽然想起了各地文庙中常见的一款匾额：“斯文在兹”。我不禁设想，在那个礼坏乐崩的时代，孔子来到洛邑王城，看到这里的王朝气度和正统周礼，看到周公当年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，又该有怎样的感慨和惊叹呢？

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，此言不虚。

探源白马寺 自带文化交流基因

洛阳，从来不缺少文化上的惊艳绝笔，来到这里，看完道家文化、儒家文化，佛家文化也是不能错过的。探寻三教源流，问道洛阳足矣。

天公作美，我出发去白马寺时，细雨已停歇，又没有艳阳高照，空气中多了些湿润，这样的天气和白马寺倒也搭配。洛阳白马寺，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寺，始建于公元68年，比著名的少林寺早了四百多年。站在山门之外，终于见到了无数纪录片中出境率最高的那两匹石马。千年而往，风雨剥蚀了那曾经耀眼的光环，尘埃湮没了那昔日苍茫的梵音，但白马寺一如它千年以前的模样，召唤众人冥悟生命的崇高与伟大。

从落地生根那一刻起，白马寺就有文化交流的基因。东汉永平年间，汉明帝夜寐南官，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，身長丈六，自西方而来。次日，汉明帝得知所梦为佛，于是派人前往西域拜求佛法。天竺高僧迦叶摩腾、竺法兰用白马驮载佛经、佛像，跋山涉水来到洛阳，建起了这座白马寺。

那时起，中国的僧院便泛称为寺。随后，佛教从白马寺传到了朝鲜、日本和东南亚，使佛教在亚洲得到普及，白马寺便成了亚洲佛教徒心中向往的圣地，同时，也接受着来自世界

各地的参拜者膜拜。

适逢周末，白马寺内香客云集、梵音缭绕。虽每日接待的海内外游客和佛教信徒众多，可并未被世俗商业气息沾染，因此人们走在其中时，更能静下心来思考禅道。

如今的白马寺并不单纯是座佛教寺院或者文物保护单位，而是延续它的传统，发挥着文化使者的作用。在白马寺一侧，有个国际佛殿苑，建有印度、缅甸、泰国三组寺庙。初见时，我觉得这种中外合璧有点不伦不类，可真正走进才发现并非如此。这三组外国寺庙均由双方国家政府层面主持修建，规格之高、营建之精良、陈设之珍贵绝非普通的山寨景点所能比，是各国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的见证，倒与白马寺的精神和境界颇为契合。

如果说周公和孔子是儒之源，老子是道之源，白马寺便是佛之源了。尽管在历史上，三家的信徒没少打口水仗，但总的趋势是融合发展的。儒中有道，道中有佛，佛中有儒，这种三教合流的现象恰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包容开放的特质，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所在。

奔波，本身并无意义，重要的是能如孔子一般，在奔波中有所顿悟，有所收获。这，恰恰是现代人所缺少的。